

H IS FOR HAWK



海伦的苍鹰

〔英〕海伦·麦克唐纳 (Helen Macdonald)

著

刘健

译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HIS FOR HAWK

海伦的苍鹰

[英] 海伦·麦克唐纳 (Helen Macdonald) —— 著

刘健 ——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海伦的苍鹰 / (英) 海伦·麦克唐纳
(Helen Macdonald) 著 ; 刘健译. — 北京 :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115-44938-2

I. ①海… II. ①海… ②刘… III. ①纪实文学—英国—现代 IV. ①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2762号

版权声明

H IS FOR HAWK by HELEN MACDONALD
Copyright: © 2014 BY HELEN MACDONAL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POSTS& TELECOMMUNICATION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 ◆ 著 [英] 海伦·麦克唐纳 (Helen Macdonald)
 - 译 刘 健
 - 责任编辑 韦 毅
 - 执行编辑 杜海岳
 - 责任印制 彭志环
 -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 11 号
 - 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 北京圣夫亚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 开本: 880×1230 1/32
 - 印张: 10.125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 字数: 226 千字 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5651 号
-

定价: 45.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 (010)81055256 印装质量热线: (010)81055316

反盗版热线: (010)81055315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东工商广登字 20170147 号

目 录

第一部分

1	耐心	3
2	迷失	11
3	世界真小	19
4	怀特先生	33
5	握紧	46
6	一盒星星	57
7	视而不见	65
8	伦勃朗内景	75
9	成人礼	82
10	黑暗	90
11	离家	99
12	法之外	108
13	爱丽丝，坠落	120
14	长绳	133
15	铃为谁	144
16	雨	153
17	热	158



第二部分

18	自由飞·····	167
19	灭绝·····	179
20	隐藏·····	186
21	恐惧·····	197
22	苹果节·····	207
23	追思会·····	217
24	药物·····	224
25	奇妙的地方·····	235
26	时光流逝·····	246
27	新世界·····	253
28	冬天的故事·····	263
29	春天来了·····	274
30	地动·····	281
	后记·····	285
	注释·····	288
	致谢·····	301
	译后记·····	303

第一部分

1

耐 心

剑桥东北 45 分钟车程外有一个去处。这个地方我真的越来越喜欢。沼泽湿地在这里让位给干涸的沙地。生长在这里的松树，枝干扭曲。这里到处堆放着烧焦的汽车，路牌上弹洞累累，还有几处是美国空军基地。这里像是鬼魂出没的地方：坍塌的房屋隐藏在林中；为接收空运的核武器而建的土包像长满杂草的坟茔，被圈在近 4 米高的围栏里。这里还有几家文身馆和属于美国空军基地的高尔夫球场。在春天，这里充斥着各种噪声，飞机不断地起飞降落，气枪射击声回响在豆田上空，云雀的鸣叫声混杂着喷气式战斗机的轰鸣。这个地方叫布雷克兰，英文是“破地”的意思。7 年前早春的一个上午，我鬼使神差地来到这里。那天一大早，才 5 点钟，我两眼盯着天花板上街灯从外面照射进来的一方亮光，听着聚会到很晚才散的人们从窗外的街道走过，边走边聊。我感到神不守舍，极度疲劳却又高度亢奋，很不舒服，就好像脑子被摘除了，颅腔里塞满在微波炉里转动的铝箔，卷缩，焦黑，噼噼啪啪闪着火花。“这可不行，必须离开。”我心想。我一边掀开被子，一边命令自己：必须出去。我穿上牛仔裤，蹬上靴子，又穿上套头衫，还被煮过了头的咖啡烫了嘴。直到坐进冰冷的、老掉牙的大众牌汽车中，在 A14 号公路上开出一半路程



之后，我才弄明白要开到什么地方去以及为什么要去那里。在雾蒙蒙的汽车挡风玻璃之外，在公路白线之外，是一片森林，残破的森林。我要去的地方正是那里。我要去寻找苍鹰。

3
4

寻找苍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苍鹰很难找到。你见过鹰在你们家后院抓鸟吗？我没见过。但是我知道这事肯定发生过，因为我有证据。房子周围铺着石板的地面上有时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有时是一只鸣禽的像昆虫一样的小腿，爪子还紧紧握在一起。还有比这更血腥的：可能是一半鸟喙，或许是麻雀的上喙或下喙，类似锥形的珠状物，铁灰色，略微透明，上面还粘着几根羽毛。也许你见过，也许你碰巧从窗口望出去，正好瞥见一只大鹰在草地上猎杀一只鸽子，或是一只乌鸦，抑或一只喜鹊。那只大鹰是你见过的最大的野物，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好像有人在你家厨房里放进一头雪豹，那雪豹正在吞食你家的猫一样。经常有人在超市或图书馆朝着我冲过来，瞪着大眼说：“今天早晨我在后院看见一只鹰捉住一只鸟！”我刚要张口说是雀鹰，他却告诉我：“我查了鸟类图书，是苍鹰！”我知道你看到的根本不是苍鹰，你查什么书都没用。在草地上捕杀鸽子的鹰看上去或许确实很大，而鸟类图书里的插图和你的记忆从来就对不起号。书里是这样描述雀鹰的：灰色，胸前有黑白相间的斑纹，黄眼，长尾。苍鹰和雀鹰外表相近，也是灰色的，也是胸前有黑白相间的斑纹，也是黄眼、长尾。书上是这么描述的：雀鹰体长30~40厘米，苍鹰体长48~60厘米。那么，你看到的鹰块头很大，所以你确定它是苍鹰。虽然雀鹰和苍鹰看上去一模一样，但是苍鹰更大。这是二者在外表上的唯一区别，它们只有大小的区别。

你错了。现实中，说苍鹰像雀鹰，就好像说雪豹像家猫。苍鹰不但比雀鹰大，而且更显壮硕，更凶猛，更致命，也更可怕，

并且非常非常难见到。它们是密林深处的鸟类，极少光顾人类的后花园。它们是观鸟者梦寐以求而不得的目标。你在苍鹰聚集的森林里花上一星期可能一只都见不到。你只能找到它们存在的蛛丝马迹。有时，四周突然变得一片寂静，紧接着林中鸟雀惊恐地尖叫，然后你感觉到在视线以外有点儿动静。也许你发现林间散落着一地白色的羽毛，中间躺着一只被吃掉一半的鸽子。也许你比较幸运，在清晨，走在林间的雾中，在回头的瞬间，你瞥见一只鸟，利爪半握，双眼盯着远方的目标，一闪而过。这惊鸿一瞥让你铭刻在心，也给你更多的渴望。寻找苍鹰就像寻求恩典。恩典偶尔降临，不经常出现，更不可能召之即来。但是，在早春的清晨，看到苍鹰的机会稍多，因为这时候苍鹰会离开树林在空旷处寻求配偶。这也正是我要找的机会。

我用力关上锈蚀的车门，手里握着望远镜，步入被寒霜染成银色的树林。与我上次来时相比，这里有些地方已不复原样。地上被挖出一块块边界清晰的正方形，树根被切断，干松针散落在沙土地上。这是林间空地，正是我要找的地方。渐渐地，我的大脑开始正常工作，数月闲置的脑细胞开始激活。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图书馆和办公室，两眼紧盯着计算机屏幕，修改论文，追踪学术论文的出处。现在是另一种追踪，在这里我是另一类动物。你见过鹿从隐蔽处走出时的动作吗？它们往前迈一步，停住，站一会儿，一动不动，鼻子对着风向，看一看，又嗅一嗅，肌肉有时会紧张得抽动一下，颤抖传遍全身。然后，确实感到安全之后，它们才小心翼翼地走出树丛开始吃草。那天早晨，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头鹿，不是像鹿那样在风中嗅，也不是因恐惧而站立不动，而是在走过一处风景时，被一种无形之物震慑住，身不



由己，注意力和行为都超出理性的控制。身体里的某种东西支配着我，告诉我该如何迈步，在哪里落脚，我完全身不由己。也许是 100 万年进化的结果，也许是出于直觉，在我追寻苍鹰时，当我行走在阳光下的时候，我浑身紧张，会下意识地躲着阳光，专拣松树投下阴影的小道走。乌鸦的尖叫声会吓我一跳。这种愤怒的警示有两层意思：一种是，警告，人来了；另一种是，警告，苍鹰来了。那天早晨，我想隐藏人的警告，找到苍鹰的警告。那些古老的幽灵般的直觉，千万年来把肉体 and 灵魂捆绑在一起的直觉，此时充当领导者，完全控制着我的行动，在阳光下让我感觉不适。走错山脊让我感觉不舒服。还有一次，我靠着直觉从一片隆起的干草坡后面绕过去，走到一个水塘边，惊起一大群小鸟，里面有苍头燕雀、山燕雀，还有一群长尾山雀，它们正好从柳枝间飞过，像风中摇摆的棉花花蕾。

水塘最初是一个弹坑，是战争期间德国轰炸机在莱肯西斯炸出的弹坑中的一个。在远离海岸、长满莎草的沙丘里冒出个水塘是个异数。我摇摇头，真怪！再一想，的确很怪。但走在这片森林中，你总会遇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事。例如，在这块枯竭的土地上生长着大片大片的地衣，像小星星、片片小花，又像某种古植物遗留下来的踪迹。夏天的地衣踩在脚下会发出脆脆的声响。它像北极圈的一块植被阴差阳错落在了这里。这里到处能看到“瘦骨嶙峋”的燧石。阴雨的早晨，你能够拾到新石器时代的工匠从燧石芯上敲打下来的碎片。这个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是燧石工业的中心。后来这里开始人工饲养兔类，因兔肉和兔皮出了名。这片沙地曾经是用荆棘圈起来的巨大的养兔场。许多地名，例如汪福特兔场、莱肯西斯兔场，就是当年流传下来的。最终，兔子带来了灾难。兔子和羊一起贴着地皮啃草，在沙地表面只留下一层薄

薄的草根。啃得最严重的地方，风吹沙起，形成移动沙丘。1688年，强劲的西南风吹起黄沙，遮天蔽日。沙随风走，布兰登被沙土包围，散顿道纳姆被埋，河水断流。大风过后，布兰登和巴顿米尔斯之间的沙丘延绵数千米。这个区域因会让人们步履维艰而得恶名“软沙丘”。这里夏天酷热，夜晚劫匪横行，成了英国的“阿拉伯沙漠”。约翰·伊夫林这样描述：“行走的沙堆把那里彻底破坏了。它们从一处卷到另一处，像利比亚的沙漠，把许多庄园都吞没了。”

我现在正站在伊夫林的“行走的沙堆”上。大部分沙丘隐藏在松树下面。这片树林是20世纪20年代人工种植为未来战争储备木材之用的。劫匪早已销声匿迹，但半隐半现的断壁残垣仍潜伏着危险。我喜欢这里，因为在所有我所熟悉的英国地域里，这里最像荒野。这种荒野不是那种鲜有人迹的原野，譬如高峰之巅；而是那种破败的荒芜景象，好像人和自然鼎力造出的怪物。这里有绚丽多彩的另类乡村历史，不是辉煌和闲逸的庄园史，而是工业、林业、灾难、商业和劳作的历史。我再想不出比这里更好的、能发现苍鹰的地方了。苍鹰最喜欢这种破地环境，因为它们有和人类一样的历史。

这是一个神奇的故事。苍鹰的踪迹曾经遍布英伦三岛。理查德·布鲁姆在1618年写道：“大小不一的各种苍鹰，它们的产地不同，品质的优劣、力量和耐受力均不同。最好的来自莫斯科、挪威和爱尔兰的北方，特别是泰隆郡。”但是，圈地运动使得苍鹰的一些特性被遗忘，因为圈地限制了老百姓放鹰的权利。随着枪械准确度的提高，射击捕猎而不是放鹰捕猎成为时尚。苍鹰变成了受害者而不是捕猎的帮手。最后，猎场看守也开始射杀苍鹰。



这直接导致已经丧失生存空间的苍鹰数量急剧减少。到 19 世纪末期，英国苍鹰已经绝种。我有一张黑白照片，是在苏格兰的某庄园拍的，上面是最后一批被射杀的苍鹰中的一只，这批苍鹰已经被制成标本，脏兮兮的，双眼无神。它们的末日到了。

但是从 60 年代起，驯鹰人开始悄悄地、非正式地重新引进苍鹰。英国驯鹰人俱乐部设计了一个方案：你如果能花钱从欧洲其他国家买一只苍鹰作为驯鹰，你就应该有钱再买一只带回英国放生。买一只，放一只，这种办法对于训练苍鹰的自立和捕猎能力来说恰到好处。你只需找一片树林，打开笼子。在全英国境内，有类似想法的驯鹰人开始如法炮制。这些苍鹰来自瑞典、德国和芬兰，大部分体型巨大、毛色偏淡，生活在针叶林地带。它们当中有些是人类有意放生的，有些是自己逃逸的。它们存活了下来，找到同类，开始秘密而成功地繁衍。今天，它们后代的数量在 450 对左右。它们踪迹难寻，气势恢弘，自由自在。苍鹰在英国重生使我欣慰。它们的存在让那种认为野生动物是人类不曾染指的动物的想法落空了。野生动物也可以成为人类的杰作。

8 点半。我低头观察着草坪上长出的一株十大功劳的新枝。新枝上牛血般的红色叶子看上去像打磨过的猪皮。我一抬头，正好看见我要找的苍鹰。就在那里，是一对，正乘着迅速升温的空气在树顶上空翱翔。一缕阳光像一只热乎乎的手平放在我的脖子上，但鼻息的感觉却像冰。我嗅到冰、蕨类和松脂的味道：苍鹰鸡尾酒在空中翱翔。空中飞翔的苍鹰呈现出复杂的灰色。不是石板灰，也不是鸽子灰，而是雨云的灰色。虽然它们离我很远，我还是看得见它们大尾巴下面像扇子一样展开的大粉扑似的白色羽毛，一个华丽的弯弧，与雀鹰截然不同。乌鸦在围剿它们，而它

们却显得满不在乎。一只乌鸦冲向雄鸟。雄鸟漫不经心地轻轻抬起一侧的翅膀，乌鸦扑了个空。乌鸦并不愚蠢，它绝不会沉到苍鹰下面太久。这一对苍鹰并没有在尽情表演。它们没有做我在书里读到的俯冲动作。但它们在尽情享受，在空中画出各种各样美丽的同心弧和直线。雄鸟扇动几下翅膀，飞到了雌鸟的上方，然后向北飘去，之后疾速下滑，像刀切，又像书法里平滑的一撇那样，冲到雌鸟的下面。而雌鸟将翅膀轻轻一点，双鸟又比翼上冲。它们飞到一片松树林的树顶，一转眼无影无踪。头一分钟，苍鹰还在天空中画着物理教科书里的线和圆，转眼便踪迹全无。我不记得我低过头或扭过头。我也许眨过眼。也许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在那一瞬间，它们便消失在林中了。

我坐下来，有点疲倦却心满意足。苍鹰已去，天空一片空白。时间慢慢流逝。我周围的光影短了，日渐长了。一只雀鹰轻得像轻木玩具和蘸湿的棉纸，在我眼前的超低空地一闪而过，从荆棘的空隙穿过，消失在林中。我看着它飞过，陷入回忆。这段记忆非常强烈，压抑不住。空气中弥漫着松树的松脂味和林蚁的红醋味。我感到儿时的手指抓着塑料链子，挂在脖子上的东德产的望远镜沉沉的。我厌倦透了。我那时9岁。父亲站在我身边，我们在找雀鹰，附近有它们的鸟巢。那是7月的一个下午，我们希望能看到它们。它们在松树树顶飞出飞入，像潜水艇形成的涟漪那样。有时我们能瞥见一只黄色的眼睛，抖动的松针之间带条纹的前胸，或者映衬着蓝天的黑乎乎的剪影。盯着林间的暗处看，阳光在树丛中的投影一会儿深橘色，一会儿黑色，闪得你眼花缭乱。兴奋只能持续一会儿。当你9岁时，等待是多么困难啊！我用我的威灵顿靴子踢着围栏的基部，扭动身体，深深叹一口气，抓住



围栏把全身的重量压上去。父亲看着我，又可气又可笑，他耐心地向我解释。他给我解释什么是耐心。他说耐心是你要牢记的所有事情里最重要的一个。当你非常非常想看到某样东西时，有时候你必须静下心来，守在同一个地方，心里想着你是多么想看到那个东西，要耐心。“我工作时，为了给报纸拍照片，有时候我得在车里一坐就是几小时，才能拍到我想要的照片。我不能站起身倒一杯茶，甚至不能上厕所。我只能耐心等待。你要想看到鹰，你也得耐心。”他非常认真，毫不恼怒，但非常严肃。他试图向我灌输一个成人世界的道理。但我只是幽怨地点点头，双眼盯着地面。他好像是在给我上课，而不是给我忠告。我对他想要说的根本不理解。

你学到了。在今天，不是在你9岁那年，而且你没有厌倦。我有耐心，所以苍鹰来了。我慢慢站起身来，由于长时间一动不动，腿有些麻木。我发觉手里握着一小团地衣。那是一块正在生长的淡绿灰色的地衣。地衣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都能生存。它是耐心的典范。把地衣放在不见阳光的暗处，或把它冻起来，抑或晒干晒脆，它也不会死。它处在休眠状态，等待着环境的改善。这让人肃然起敬。我感受着手心里的小球，几乎没有重量。为了记住我看见苍鹰的时刻，我突然心血来潮，把这偷来的小小纪念品装进外衣的内袋里，带着它回家了。我把它放在电话旁边的书架上。3个星期之后，正当我盯着这块地衣看的时候，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父亲去世了。

2

迷 失

我正要出门，电话响了。当时我手里拿着房门钥匙，有些神不守舍、不知所措。我拿起话筒，说：“你好！”对方停顿了一下，是母亲。她只说了一句话：“圣托马斯医院打来电话。”我明白父亲已经去世，这也正是她停顿后说的话，用一种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语气：“去世了。”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双腿好像断掉了。我坐在地毯上，听筒紧压住右耳，一边听母亲说，一边盯着书架上的地衣小球，它轻得几乎没有重量，一团坚硬的灰茎轻飘飘的，顶端的尖刺细小如尘埃，包裹着寂静的空间。母亲还在唠叨：“医院尽力了，是他的心脏出了问题，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今天晚上你不必回来，别回来，大老远的，这么晚，开车要很长时间，你不用回来。”当然，母亲语无伦次。我们俩谁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我们，包括弟弟，都在尽力紧紧抓住一个不复存在的世界不放。

我放下话筒，手里还攥着钥匙。在这个不复存在的世界里，我是要和克里斯蒂娜一起出去吃晚饭的。克里斯蒂娜是我的澳大利亚哲学家朋友，这段时间一直和我在一起。电话铃响起来时，她正坐在沙发上，盯着我，脸色煞白。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并坚持一起去餐馆，因为我们已经订好座位。我们当然要去，而且我

12
13

们真的去了，并且还点了菜。但菜端上来后，我却一口没吃。服务员有点儿恼火，想知道他做错了什么事情。怎么跟他解释呢？

我猜克里斯蒂娜对他讲过实情。我不记得她讲没讲，但是，服务员做了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他退回柜台后又转了回来，脸上带着关切的神情，手里端着一个黑盘子，盘子里是一份双层巧克力布朗尼加冰激凌，冰激凌上面插着一小枝薄荷，掸上一层可可粉和糖霜。免费。我盯着盘子，心想：“荒唐。”又想：“这是什么？”我把薄荷小枝从冰激凌上提起来，举在眼前，看着上面的两片嫩叶。剪断的薄荷枝上沾着巧克力。我心里想：“不会再生长了。”服务员的举动让我感动，也让我困惑。他认为免费蛋糕和冰激凌能安慰我，而我却专注于薄荷的断枝。我想起一件事。我苦思冥想，终于想起来了。那是3天前在汉普郡，3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的心一下揪紧，因为我看到父亲胳膊上划出一道大口子。“你受伤了！”我说。“哦，那个。”他边说边继续给蹦床穿线，当时我们正给我的侄女做蹦床，“那天碰了一下。忘了怎么回事，撞在什么东西上。没事，很快会好的，已经好多了。”正是此时，熟悉的世界涌进来，悄声对我道别，很快就又消失了。我冲进黑夜里。我必须开车回汉普郡，必须回去，就是现在。因为心底的伤口不能也不会愈合。

现代英语里有一个词翻译过来叫丧亲，被动式是“被夺去亲人”。这个词源于古英语，意思是：剥夺，夺走，强抢；被剥夺，被抢。丧亲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但你却只能独自感受。无论你怎么努力，丧亲的剧痛都无法与人分享。当时我是这样对朋友说的。我是真心想给朋友解释的。“想象这样一个情景：全家人聚在一间屋里。对，所有的亲人，所有你爱的人。这时，一个陌生人进来给所有人肚子一拳，一人一拳，而且是非常重的一拳，把